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旧巷斜阳^上

刘云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93855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旧巷斜阳

上

刘云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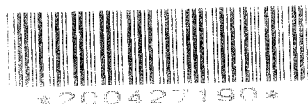
200427225



93356

旧巷斜阳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中

刘云若
著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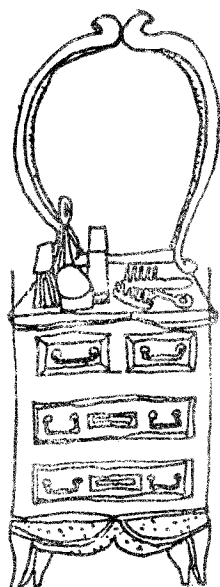
93857 旧巷斜阳



200427216

下

刘云若
著



旧巷斜阳

(上、中、下)

刘云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 3/4 插页 6 字数 863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套

ISBN 7-5306-1780-X/I·1583

每套定价:45.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为建国以来首次推出的一部曾于四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名家名著，堪称是通俗小说大家刘云若先生的一部代表作。当年在报纸上连载时，作品中的言情故事与人物命运如生魔力，倾倒了万千读者，牵动了颗颗爱心，人们纷纷投书给作者，期盼着女主人公——璞玉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与归宿。

本书于四十年代在天津《天风画报》连载后，又由作者编成十册并亲自作序在文华出版社出版；洋洋近百万言的巨著，在平民百姓中再次产生轰动效应！

五十年之后的读者又是怎样看待这位善良、纯情的女招待的坎坷命运呢？对其与盲夫离散，沦落烟花柳巷，红颜薄命，终难逃茫茫风尘岁月，又是如何评价呢？为此，我们特将《旧巷斜阳》的珍藏全本，在作者家属的授权下，经点校、编辑后，分上、中、下三册独家出版，敬请当今的广大读者鉴赏。

作者原序

《旧巷斜阳》将要出版了，书局方面请我作一篇序，这是应该作的。然而我感觉没什么话可说，因为本书在报端刊载的期间，已有许多读者为之批评讨论，一切微言大义，差不多都已被他们诸公说尽，所以轮到我说时，就只剩下畸零琐碎的东西了。

幽默杂志论语社有一条社章，是“不说自己文章不好”。这是对的。卖瓜的谁肯说瓜苦呢？但是我觉得自说瓜苦，固然违心；自夸瓜甜，也该打嘴，为避免违心与打嘴，只可仅卖而不吆喝。这是我自己的社章。但为自己的书作序，好像也是吆喝之一种，这又遇了困难。吆喝瓜甜，打嘴之外，还怕脸红；吆喝瓜苦，书局血本有关，必不赞成。无可奈何，只好抛开书的本身不谈，而只夸这《旧巷斜阳》是一部……在我一切作品中……比较最有好运的书。

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社，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得改为画报，社长沙大风先生力图振作，要我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刊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

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以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和《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但是我在天风原写着一篇《情海归帆》，一报之上，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虽或有吸收之效，却未免遗垄断之讥，就请大风任选一篇去，和《情海归帆》配对。我的意思，以为《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在当时初起烟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用《小扬州志》。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过两天再来，竟选择了《旧巷斜阳》。这就好比两个女子同年待嫁，而“旧巷”先有了婆家，这是她的初步幸运。

稍迟之后，《小扬州志》也有了主儿，于是两篇小说中的故事，一同向前发展。最妙的是两篇中的主角，都有着极度悲惨的命运，在我自己，感觉着《小扬州志》的主角，比“旧巷”的主角璞玉，写得更为曲折紧张，更容易得人同情。但任她宛转呻吟而没人理睬，好似落到阴山背后，而“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生了幻觉，把她当作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拔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是，有几位资产阶级的太太，竟使用贿赂手段，倘然在去年年底能叫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致失却发小财的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撵出游宴团体，厉行绝交，宣付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恫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真使我惊讶，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势力如此之大？她虽在书中受苦，然而能有这样际

遇，可谓不虚此生。就因为这样的人缘势力，所以我至今写到她的切实归宿，一般关心礼教的先生，很多通函主张，使璞玉重归盲夫，宁可落寞以终，也要为世道人心之劝。我很想接受。但顾虑着另一面对她溺爱过深的慈善家们不能允许，故而尚在踌躇难决，几乎愁白了头发；真不知璞玉前世何修，今生何幸，得到这般幸运。

于此，璞玉的幸运，已泽及《旧巷斜阳》，使她博得较多的读者，更希望她再把幸福分给发行的书局。……

末了，还有需要向读者道歉的，鄙人文情见积，日少暇略，兹编匆促出版，未及切实整理，情节参差，字句讹误之处，当然难免，惟祈读者特别垂谅，异日得暇，当尽力补过盖愆，以报我十余年来的旧知己老饭东也。

又此次本书出版，因去岁遭水，存稿遗失，无法寻觅，几致停顿。幸蒙刘蓬岛、陈季珊二君，热心相助，慨然以旧存合订本见赐，始得完成；又有于在泐老弟代为奔走搜罗，热忱同为可感，谨于此敬致谢意。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作者原序.....	1
-----------	---

上

第 一 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1
第 二 回	小楼花月夜叱燕嗅莺 大道战争场拗莲捣麝	29
第 三 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80
第 四 回	转怨即为恩难为人面 将离翻乍合莫问骊歌	135
第 五 回	一唱荒鸡覆巢悲燕子 重寻故辙薄命认桃花	180
第 六 回	花终坠溷北里别幽明 絮已沾泥东风还上下	230

DJ94/06

- 第七回 市井畸人买春挥涕泪 271
烟花恶蠹争霸战玄黄
- 第八回 魔窟幻沧桑蛾眉历劫 319
羊车追落絮鸿爪留泥
- 第九回 乔木故家赤凤凋飞燕 359
好春疑梦梨花聘海棠
- 第十回 隔水撷芙蓉东风有意 415
登仙伴鸡犬中馈无心

中

- 第十一回 白发见花羞掌珠暗寄 465
青楼回梦冷玉笛初闻
- 第十二回 柳暗花明云端排雁阵 513
蛛丝马迹山外送琴声
- 第十三回 陋巷问残花凄凉夜话 567
高轩遇大户邂逅交期
- 第十四回 肝胆出风尘蛾眉脱劫 607
姻缘怀故剑侠骨盟心
- 第十五回 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644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
- 第十六回 飞鸟有高心狂风吹落 684
全牛无近目妙绪偷传
- 第十七回 得失幻须臾拾金不昧 724
去来成往事倚玉难期
- 第十八回 人面依稀旧曲翻新怨 753
花开造次小白间长红

第十九回	转绿回黄旧盟圆墓上 看朱成碧别调起琴边	800
第二十回	无风起絮历乱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	842

下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877
第二十二回	白发心孤殷勤寄怜女 红鸾星动宛转赋宜家	916
第二十三回	老妓脱风尘繁华一梦 新人投水月绮绪三生	941
第二十四回	空原是色明镜照鸳鸯 梦也能真锦衾收涕泪	973
第二十五回	黄衫义重一拜岂酬恩 白水风高万言难却聘	1027
第二十六回	烽火警良宵弦僵锦瑟 残雪思旧岫泪洒红丝	1042
第二十七回	重逢冤业得宝漫成歌 绝念音尘寻芳宁有意	1085
第二十八回	悔过知非佳人敦琴瑟 杀机肇祸君子远庖厨	1125
第二十九回	回首百年身天刑有赦 樱心终世恨尘梦难醒	1163
第三十回	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 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	1201

第

一

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话说在这正是深秋的清晨，料峭寒风，似乎比冬天还冷，有钱的人向来对气候变化很少感觉，此际身眠锦帐，怀拥美人，自然不会知道这初寒的滋味。只有一般需要工作的穷人，清早行在街上，把这冷风全部接受，他们不只因为尚着单衣，身上觉冷，而且想到寒衣尚陷于质铺之中，不知是否有拯拔出来的希望。再想天公已下了第一道警告，暗示转瞬便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一道道的催命符，相继而来，这无情的严冬，将要如何度过？想起去年所受苦楚，连心里都冷起来。在这时候，凡是穷人，几乎个个有这感想。

但有一个地方，虽然居民一样的穷，但心里不但不一样的冷，而且特别的倒发了狂热。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有条大酒缸胡同，短短的小巷，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巷内约有七八家人家，都是土房，内中只路西有一座较大的房子，房顶上盖着碎瓦，墙上涂着青灰，虽也颓败不堪，但因是巷中独一无二灰瓦房，在一群土房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大有贵族气概。不单表面如此，实际住在这灰瓦房里的人，也较为贵族化。这巷中因完全住的是贫民，照例房租按天缴纳。土房每间

一天只十五枚铜元，灰瓦房一天却要二十八枚，由此可见两种房户的身份，竟相差一倍了。我这作书的有些势利眼，觉得那土房中人不值得一谈，才专把笔墨伺候这灰瓦房中人物。

这院中共有七个单间小屋，在院子中央秽土积成的小山周围，却只放着六具作饭用的行灶，可以表明只住有六家人家。但并非有一间空间，而立在院中称为首户的厨师黄三，因为在一家中学堂里包饭，进项很多，就独占了北面向阳的两间房子。在黄三旁边的一间，是卖鲜花的赵大头夫妇住。东面两间，一间住着个拉洋车的鼻子王，一间住着马寡妇。这鼻子王因为鼻子太大，所以绰号叫大鼻子，但不知怎的被人把“大”字省去，简称鼻子。他原在一家公馆当差，因和一个女仆勾搭上了，被主人看破，双双被辞。二人就赁房同居，鼻子王改行拉车，养活他的姘头。至于那马寡妇，却是一家小康人家的媳妇，丈夫死了不久，她空房难守，闹得风声很坏。公婆劝她改嫁，她又不肯，又加上娘家没有亲人，公婆也不是明理的，只图眼前清静，就把她赶将出来，在外另住，每月给一点生活费。她又托人在恤务会补个名儿，每月领一块多钱，对付着生活。房中常有男人盘踞，据她对人说说是娘家兄弟，但这兄弟却常停眠整宿，因此每惹黄三的老婆讥骂，马寡妇也不在乎。西面的一间，住着在饭馆作跑堂的刘四，失业已然很久，可是他一妻二女，全是饱食暖衣，不露穷相，并且还聘请了一位在落子馆的教师，教给女儿唱戏。外面都说刘四在外面作了白钱，干着肱篋营生，但没人能够证实。刘四本人又成天嘻嘻哈哈，对街坊十分和气，人缘既好，人们也就不考察他了。另一间却住着姓韩的母女二人，母亲已是五十多岁，女儿名叫巧儿，年方十八，生得很有姿色。母女都给一家军衣庄作外活，颇能温饱。巧儿还有些微积蓄，每

月贴给刘四一块半钱，和他的女儿一同学戏，因为天性特别聪明，已经学会好几出了。这是院中大致轮廓，先行表过。

再说这一天早晨，院中忽然特别热闹起来，比平常预备过年还来得紧张。因为刘四有个外甥女儿，当初也在这院中随着刘四夫妇长大，十四岁学会唱大鼓，十五岁进了班子，就红起来，赚了二年钱，就遇着一户好客人，是什么路局的科长，看中了她，花钱娶了去。她竟大有帮夫运，嫁过去不到半年，丈夫被调到陇海路任职，她也跟去，一晃儿二年多，她丈夫已升了处长，十分阔气。最近她丈夫因有公事回到天津，她也随来，住在旅馆里。刘四听见信，跑去瞧看，那外甥女，是非常念旧，不但给了他很多钱，还要回到舅父家中，看看儿时旧侣，就定在这天早晨九点钟来。

院中邻居一听这消息，立刻人心大为浮动。黄三、赵大头和韩家母女，都是院中老住户，和那外甥女儿是熟人，脑中都以为那阔太太顺着手缝能掉金子，希望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韩巧儿从小和那外甥女儿常在一处玩耍，一起去捡煤核，又亲见她脱下破烂衣服，换上绸缎，戴上珠翠，一向在脑中有极深的印象，这时自然希望看看那旧侣阔成什么样儿。而且就连一向没见过那外甥女儿的新邻居，也似乎觉得院中来了贵人，于自己有无限光彩，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沾一点阔气儿。于是满院里的人，从昨夜晚上，听见刘四宣布了喜信，几乎全少睡了半夜的觉。赵大头的老婆，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那件假华丝葛的大棉袄。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只答应替她赎夹袄。她老婆因为夹袄是斜纹布的，没有亮光，怕被阔太太看不起，直和赵大头吵了一夜，结果，赵大头在清晨便扛了仅有的两幅棉被，上当铺去了。鼻子王的姘头，

在前月因为丢了两根柴禾，和赵大头老婆打了个头破血出，一直仇人似的，没有说过话。但今日却因为想赊两朵白兰花戴上，好在阔太太跟前显显漂亮，竟虚心下气地和大头老婆说了一阵好听的。哪知赵大头老婆记着前仇，给她来了个没面子，气得那姘头回去，把鼻子王骂了一顿，逼他立刻出车，在九点前最少送回两角钱来。那马寡妇却从夜里就自对着镜子，把个徐娘脸儿，用线绞得光光亮亮，但用力太重，竟把脸皮绞破了一块。又把头儿梳得紧紧绷绷，消消停停的。早早熨帖好了十年前的嫁衣，从天刚亮就穿好了。在房里对着镜子左瞧右照，身上有个土珠儿也得掸掉了，衣上有个浅皱纹也必烙平，而且怕粉落了，每隔十几分钟，便重擦一次，没到八点钟，她面上的粉已有半寸厚了，偶一皱眉，粉忽然成片的掉，她只好重新涂抹，再作端详。最后可觉得毫无遗憾，可以叫太太看得入眼了，哪知无意中忽一低头，瞧见脚上一双青缎鞋，已经沾满泥土，和地皮同色，便不由大为恼丧，痛恨她那冒牌的娘家兄弟，早就叫他买鞋，直耽误到今天，还没买来，这可怎么好？为难半天，想出了主意。就拿了个茶碗，去到黄三房里，讨些烧酒，想借酒的力量，把旧鞋拭出本来面目，变为新鞋。扭扭摆摆的，作着向来穿新衣服逛街时的卖俏姿势，出了房门。

穿过刘四一家人昨夜举行清洁运动的院子，才见院中间的垃圾土山，虽然未曾消灭，却已收拾得有了个样儿，面积缩小，高度增加，成为一座挺秀的山峰。不知在哪里寻来的许多橘皮和香蕉皮，还有只很大的螃蟹壳儿，整整齐齐堆在山峰顶上，以为点缀，好像预备给贵客观览，暗示此院中人也常吃贵重东西。而且院内向来纵横错杂的有六个行灶，此际好似经了军法训练，都排成整齐行列，把灶口向着大门，现着迎迓来宾的模样。至

于柴禾，也全捆结成束，倚墙成行而立，同作恭敬之状。马寡妇一心只在鞋子上面，无心观赏这崭新的建设。走到黄三住房门前，便叫：“三嫂子起来了么？”房内黄三嫂才问了声谁，马寡妇便推门而入。只见黄三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正立在地，对着桌上一个直径四寸的镜子，擦脂抹粉。因为镜子太小，二人都抢着要照，互相推挤。这个说，我把胭脂都抹到下巴颊上了，你这小该死的还挤我；那个就哭着喊娘，瞧小臭儿把粉都抹去了，我的脸还不白哪。那位黄三嫂好似没听见两个孩子的纷争，她已经打扮好了，身上穿着五闪绮霞缎面的大羊皮袄，袖子既肥且短，小臂上露着粉红色卫生衣的窄袖。在这时候穿皮袄，似乎还早着两月节气，但黄三嫂只这一件压箱底的逛衣，今日宁可热得头昏眼晕，也要出出风头。马寡妇对于黄三嫂的大皮袄，好似知道神仙不是凡人做，虽然羡慕，却向来不作妄想的。但对那件粉红色卫生衣，可垂涎了整个年头，和她那位娘家兄弟直打了六七场架，结果也没有到手。她这时一见黄三嫂宝衣上身，不由又勾起了对娘家兄弟的旧愤，暗骂那小子太没良心，下次来时，若不给我买件这样的卫生衣，再叫他上我的床才怪，想着就强忍着气，叫了声三嫂。

黄三嫂似乎听出她的声音，并不抬头，仍低头干着活儿。马寡妇搭讪着坐在炕旁小几上，忽瞧见黄三嫂腕上黄澄澄的放光，不由大吃一惊，暗想，黄三嫂怎样又发大财，竟带上金镯子了？再仔细一看，才看明白那黄三嫂左腕上果然带着黄色大镯子，而且灼灼有光，但右腕上的一只，却拿在手里，只黄了半圈，另半圈还露着原来的银质，黄三嫂正用金黄色的薄片向上面包裹呢。马寡妇才在端详，黄三嫂似乎不愿被人看破秘密，但既掩饰不得，只可抬头看了看马寡妇，心不在焉地说道：“你倒打扮